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

部

第一四三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四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2.25 印張

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 · 100

ISBN 7-5333-0580-9

—  
Z · 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 經部第一四三冊目次

## 經部·春秋類

春秋集古傳註二十六卷卷首一卷或問六卷

〔清〕郭坦撰

山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刻本

讀左補義五十卷首二卷(一)

〔清〕姜炳璋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 春秋集古傳註二十六卷卷

## 首一卷或問六卷

〔清〕邵坦撰

山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集古傳註二十六卷或問六卷』提要

克寬先生春秋集古傳註序  
孔子作春秋上揆大道下質人情多古參之今據事直書而援亂反正之思隱然寓意一以表後儒因其文約詞微體例指歸彼此前後不同於是乎爲之傳註左氏公義而外講是經者不下數百家求其上接淵源深明體要與當年之大書特書援亂反正之徵旨一一有當者蓋寥寥焉然或各有所見互有所長畧其短而取其長自足以羽翼微言闡明聖教此克寬先生春秋集古傳註之所爲作也先生姓邵氏坦名安徽泗州五河縣人歲貢生家貧嗜古學研心經籍幾與外間斷絕見先生平撰述於詩序傳論皆有發明而於二百四十餘年之大義尤能洞悉其微而皆有以窺其大畧數十百言曰其仍還其爲孔氏之春秋而已乾隆間坐知數幸江南先生屢欲就其善而無由一晤名公矩卿典學至則著其先生名爭快觀其書欲爲之表章而不果聞先生易貫之時顧其子若孫曰我一生精力全在集古傳註一編慎無委棄遺失倘後之人稍有力能鉛刻之以行於學宮使聖人之遺經不爲浮言所蔽而後儒知所遵從庶不負余生平之願力云云今年三月其曾孫菰洲東部雲鶴揀數南河學習特出是編求校正並求爲之序以誌梓人余因得縱觀其全編細覽其義類反

覆詳求萬歎先生之深於春秋也於古法中具特見於  
衆論內有定評綜聖經之前後意義會通貫串博考而  
更確是不惟聖人之道昭然如日月之經天並後儒之  
傳注是君者孰細孰優皆得以判然著明而不失其衡  
先生之苦心孤詠曷容沒哉余故取焉而爲之序  
咸豐九年歲次己未仲夏之月壽陽祁萬漢

覆詳求萬歎先生之深於春秋也於古法中具特見於

春秋集古傳註序  
克實齋先生著春秋集古傳此二十六卷或問六卷乾

隆間兩江總督上其書於

朝經當時備臣校勘載入

四庫全書經部第三十一春秋類一百第八卷先生安徵五河  
縣人卷中題作淮安人或係進書時傳寫之誤按先生  
作書二十年始成壽陽祁相國序云乾隆間

翠華南幸先生屢欲獻其書而無由一時名公矩卿典學至泗  
者百先生名爭挾觀其書欲售之表草而不果則先生  
在日其書固未顯也先生歿後百餘年其曾孫秋洲虞  
部出家藏原稿謙付剞劂而問序於京窩維說經之有  
門戶自春秋三傳始左邱明身爲國史聞見最真公羊

春秋集古傳註序

三

穀梁同受經于子夏所說已不能無異後之傳是經者  
或顙守一師之訓更非疊勝黨同伐異攻擊愈多經義  
愈晦譬之醫之治病始也以藥救病迷誤一藥則又以  
藥救藥輒轉訛謬徇所謂源遠未益分者與先生是編  
事蹟據左氏其所集傳註則兼採漢唐以來諸家之說  
融會貫通而又間出新意發前人所未發如春秋首隱  
公之義諸儒皆謂傷世無道先生則謂隱公于次當立  
而攝讓出於私意也隱二年夫人子氏薨三傳互異先  
生證以全經而定其爲隱母也僖二十五年衛侯燬滅  
邢諸儒皆謂傳寫之誤先生則獨考全經古名之義而  
知滅邢者既滅其國又殺其君也惟改君氏爲尹氏孔  
子越境乃免之言及城楚即一條傳註與或問兩岐伏

讀

四庫全書提要精舉此三條駁正則全書之善可取矣先生世居五河南鄉績學不仕以明經終所著尚有毛詩苦名集古序說今伏虎洲名吳鵠讀書成進士山郡曹改官外任恭就其家學者謂是編喜先生之羽翼微言嘉惠來學而又幸秋洲之龍守先澤也是爲序同治二年歲次癸亥孟秋之月盱眙後學吳榮擬於清江營次

春秋集古傳註序

四

春秋集古傳註序

五

春秋者誅亂貶之書也蓋誠之嚴誅奸諛於既死以正君臣之大義使大逆不道之臣子雖幸免當時之誣豈不能逞後世之惡名故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擅自左氏有弑君君無道之說當時六卿分晉三家僭魯遠爲曲論而左氏述之已失君人之旨唐劉知幾史通云晉君見逆而賊臣是鬻求諸侯例非有獨遠元趙汸亦云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君父大也魯臣子較得失之地乎其義正矣嗣是說春秋者一壞于杜預再壞于胡安國當世盛行而經旨日晦鄭君射王中肩而杜以爲鄭志在苟免王財之非以孔父仇牧之忠而杜皆深文周內非其議詳胡傳史記中少死前斥李札之名賢河陽之狩而以爲全其忠達庶之幸而以爲略其弑孺弱杜旣習見典午之篡弑胡又炳舉奸相之議和二君心術若此宜其解經之頗也泗州邵克寬先生著春秋集古傳注三十六卷或問六卷其曾孫秋洲太守以家藏舊稿見示余受而讀之啓萃先儒之說斷以己意而於杜胡二家從其善者不爲曲徇可謂擇精詒詳矣先生深斥惑歸而作與文成致辭之說爲悟滯附會舊夫家則堂之詳說曰春秋詎亂賊同王法之書也始于魯大亂君之弑以三世終于齊大亂君之弑亦三世陳舊弑君孔子請討不行春秋所以作亦卽歸其稿附續圖書以直太守并以告後之善讀春秋者同治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山陽丁晏書後

春秋之作游夏不能贊一辭聖人既沒諸弟子迺以所聞轉相授受不能無同異至漢惟公羊家承傳傳於學者左氏後述其述君子之六有失之謬者魏晉間學者多治左氏范甯注穀梁時有反唇焉傳度微矣序師專門之學並廢自是以後苦旨注疏等竟測人自爲例尚近夷一是雅矣橫渠張氏謂非理明義精始末可學朱子亦言春秋義例時亦近見其一二而終不能自信於心然則春秋一經其終不可通乎善成子孟子之論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周然後春秋作明乎春秋之作所以維王迹也曰其事則齊桓晉文文明乎王政不及於諸侯不得已而與荀卿亦所以算周也曰其文則史明春秋為魯史而夫子本先王之義修明之知乎此則知以夏時冠周月之非而黜周王魯之說其獲罪於聖人久矣董子曰春秋甚簡而明

而公之林亦無忝祖德者哉時雨生著書之意而以附名簡凡爲已幸也輒遺其獨往之私如此云

同治十一年歲次壬申孟夏之月全椒侯學齋時雨

無傳而著又曰春秋無達例此謂學者宜原始要終質事求是不可徒徇傳說以自銅而非謂傳之可廢也得此意以治經而諸家之離合庶幾可見矣五河都明經克寬氏今歐洲觀察之曾祖也食貧殖學三十年成春秋集古傳註二十六卷於古人之說無所偏主合於義則取之有不能盡者參以己意無可取者直以義先之又恐讀者不明其取舍之故別爲或問八卷發揮其道更乾陰間大史經進著目於

四庫全書提要迄今百餘年學者慨慕而不得見觀察將授之剞劂以示後世屬序其概時雨受而讀之其持議平無深文苛察之辨其比類切無牽涉疏闇之談理當其可而不苟異同解達而止而不煩馳騁以此由孟氏董氏所論而上竊筆削之旨其不勞於眾說而有所折衷學春秋者之最也觀察續承家學

春秋集古傳序

六

春秋序

自古以來文教有宗聖聖相承源流不息心法治法無殊有也然二帝三王躬聖德而得時位故舉而措之無難獨孔子生於衰周天既未欲平治天下而其學實能法天地綜帝王集尊聖之大成謂开天之馬生不可聖人承天心知世道不能有治而無亂而極學之世不可無治法以維持於其間治法之所出必本於帝王以來相傳之心法道既在已可無以聖法於萬世乎於是因轉史而筆削之其書蓋成於晚年故七十子之徒無言及之者獨孟子以爲孔子作春秋是大章之功在孟子矣其論治統則謂春秋天子之事引和我罪我之言以爲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治法之所繫莫如春秋其論道統則謂詩亡然後春秋作引其義則某

春秋集古傳註卷序

七

春秋集古傳註卷序

八

山論語以言見猶待於門人之記春秋因行事以見聖人之用固其所可以爲一生之業莫大於此也倘因其義之難通而視為祇經聖道聽矣故不自量集爲傳註復爲之約其源流序其作經之意云

乾隆乙丑三月戊寅御題序

者如孟子百口是以來幾二十年儒者之稱述難以偏擧獨數句中所據程子所謂中庸爲得其要領茲於此兩言有悟滑玩既久明知聖人從心不殆之妙隨筆所至義類張生賢者皆當俯而就不肖者皆可仰而企堯舜舜以允執禹臯見而知之湯文問而知之皆是物也使堯舜生當定哀之時吾知其舍是無以爲教矣孔子曰文王旣沒文不在兹乎文在茲而不能播諸天下後世將蘊諸聖人一心而已乎吾知聖人有所不忍也其作春秋以垂文教是其所以師表萬世者

春秋集古傳註序

春秋孔氏之書也經文既已簡而意該非傳注無以明之乃  
隋王通云自三傳作而春秋之義散論者謂其言之或過而  
不察其見之爲真也傳者傳其事也使第傳其事又何必致  
疑哉而三傳章多論之之語其人之造詣既不足以窺聖人  
之堂奧則其發爲論說固皆憑臆而造率經文以從己成二  
家之言若是而稱曰某人傳註春秋卽爲某氏之春秋而非  
孔氏之春秋矣笑不可耶然則說春秋者宜何如曰據傳之  
事以推明經文所書之意不泥於聖人撰事之模範取義旣  
合乎中正推之而可行行之而皆準世變雖百千其態而裁  
成不惑於毫髮之差如是則古今一揆之首如日月之經天  
江河之行地人人皆可得而見見之皆可得而學而後聖人

春秋集古傳註卷序

九

筆削之深心不蔽於護殘守闕之口指雖多而不離其本語  
雖詳而不碍其通常持此以衛古先大儒之說得者固多而  
失者亦不少也自漢以來晉杜預一集其成而其注遂多確  
不可易者矣歷隋唐宋儒備革出明道先生以爲開元秘書  
言春秋者七百餘家今大全所載增以元明而祇存百餘家  
此百餘家又有言有器有偶一之而中者有數言之而偶  
一杜預唐孔穎達陳子游宋孫復劉敞程頤許翰  
胡安國高閭陳傳良張洽趙彌叔家錢翁元吳徵此十七家  
集中多擇用之此外言有中者亦不敢遺至於經文有本不  
可以遷就其說者而諸家互有偏執竟使聖意終晦則不憚  
參互考訂勞精竭神以求其義之安集中如此則大疑者三

春秋集古傳註卷序

十

遂爲廷臣所尚不猶是鄉愿之氣象乎學者欲一言一行不  
涉於鄉愿惟究心於春秋之法而已是集雖未及夫引而伸  
之觸類而長之而於伊川所謂於一言一事求聖人之用心  
者庶幾其本義云

乾隆乙丑三月戊子邵丹序

春秋左氏傳議

左氏之傳至今可謂大行矣而學者猶尚疑信之見其原皆由於韓子注卷之說韓子之說益由於范甯左氏記而當其失也謬之詰此其故又皆由於漢之時左傳既出述漢異說百據唐韓伯明所考左傳淵源有自始明晉申博之漢時則貢生荀子氏生最早遇秦安吉治未暇以是書上聞故文景之時未列於學官而荀子嗜學未見左傳既得公羊春秋而

荀子改公羊此行范甯方主義梁故不專信左氏而韓子論文廟以爲浮夸異於春秋之詳嚴夫左氏之文充類廣引誠有如韓子所謂浮夸者至其載事皆本於當年之史策非臆撰也苟因其辭華而並疑其事實是蔑古也蔑視此書又何

從而得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之迹乎故先儒謂左氏所記皆

春秋左氏傳議

十一

春秋左氏傳議

十二

不曠之言疑左氏爲秦人抑思秦處西陲其地苦寒真有臘祭乎此未足以爲斷也况秦初并天下卽信奉斯焚滅經書又尚有一人敢出而作春秋傳乎胡氏以左傳繁碎之書判帝言之故其解經雜用公穀有左不專其實不能爲全璧也宜哉

有案據之書此言得之其間偶有貽誤亦非妄傳如謂莒侯弑君因當時人皆以爲弑君也如記鄭伯卒于春正月叙述偶差亦因魯史未書鄭伯之卒也若其論斷經義合者少而不合者多亦其論力未經考可與榷之域故其所謂禮也乃列國之所謂禮也非聖人之所謂禮也其所謂君子曰乃其脣度之辭非聖人之本論也其發凡以言例合者十有二三不合者十有七八也今讀其傳不可輕信其例要必參觀經意不可輕疑其事要必融貫合經其事有不見於經者聖人之所刪也參考之而經意愈決矣杜預以爲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倣經以解理或錯經以合異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誠知言也其書止于魯悼公之時其人之後聖也無疑而亦不甚遠也後世以秦始有臘祭而左傳有處

公羊穀梁詞詁經義開鑿之功爲多先儒稱其清俊裁辯其

文辭則皆然矣其義理不甚然也豈非聖人之道大中至正得其傳者言而中失其傳者諱之繁乎唐啖助趙匡宋孫復

劉蕡皆據經義以曉其說其刊落者多矣今其與存者尤不可以不擇所從也韓子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

獨觀而盡識也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

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源遠而上益分公羊穀梁何所謂承其未流者乎語其序則公羊先而穀梁後故穀梁舊解多同乎公羊而往往小變其說自成一家之言至其叙述時事有與左傳合者其解亦大異有與左傳不合者其解更誤詭全非國史之體蓋取民間之私乘而潤飾之未可據以說

春秋公羊穀梁左傳

三

經也如充僂跋眇友擎相擇正所謂先生難言者今以朱子所云公穀去聖既遠都是想像胡撰因此而欲盡廢之則實始聞解經之法而有所不可也故莫若擇焉而後識之之爲得也

春秋公羊穀梁左傳

四

一嘆趙二子推明經義片言居要陸氏師其說以傳於後精粹方多此唐一代之特出者也然少有不協亦不敢苟焉正人倫言之剝切故得列於學官其實春秋不止於此類而已也向使無一狄父弑君者其時遂得言治乎孟子固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則其所該甚廣也孫劍南注細切允當者尤多高張陳趙家氏融貫詳明者不少故取其於經義

尤備者用之而其未甚合者置之不必駁也他如石介王沿楊時胡鉉集中取用其說皆極精當但不多見不得比於孫劍南注

一元儒吳敬誠說不減於高張其他儒有一言之中者固皆取之

凡例

經文悉適用左氏不惟紀子伯左作帛尹氏卒左作君鄭鎔

平左作渝三字不用左氏以其近似而訛也此外悉用左氏

蓋述二詳考之其義確也

一據左傳以說經是此集本意而不引用左氏全語者蓋引其全語數句恐所遺者正多也故止撮其字眼指歸以立說而左氏全文因此而益富全讀矣

一杜注集漢一代羣儒之說確切者最多不擇其確切者讀之忘於經之文解先有所不達也故首載杜注而其未確者不錄

春秋公羊穀梁左傳

五

春秋公羊穀梁左傳

六

明儒言春秋者雖多載義理矣然亦有非其言而此條經意

卒不能明者何故不偏閱而取之也

汪克寬李本王樵卓

爾康等數家是矣

取用先儒之說各標其姓以誠之不必全錄其名字以其皆

開列於首卷更相辨同者後出則錄其名

著述無庸自標故集凡自說之條選入參用正目者非敢自

炫也蓋家說林直不標明恐不解目

一凡稱卷目者參用傳意及先儒解意而非錄其原文故以參

目起之言非專出己見也即有可訂正於其中亦皆附之參

一凡摘正因者或經例顯然而古今說者不能達之或執私以害公或見小而忘大其弊

據而古今說者偏背不能達之或先民善說者片言居要而

後來說者不能推明之或執私以害公或見小而忘大其弊

春秋集古解註卷第

三

不止一端愚竊究其旨殫力發明之說來邦易曉也故加正

目以起之

春秋篇目

卷首

通例彙纂

第一卷

隱公元年至

第二卷

桓公九年至

第三卷

桓公九年至

第四卷

莊公元年至

第五卷

莊公二十二年至

第六卷

莊公二十二年至

第七卷

閔公元年至

第八卷

僖公元年至

第九卷

僖公元年至

第十卷

僖公元年至

第十一卷

文公元年至

第十二卷

文公元年至

第十三卷

宣公元年至

第十四卷

宣公元年至

第十五卷

成公元年至

第十六卷

成公元年至

第十七卷

襄公元年至

第十八卷

襄公元年至

第十九卷

襄公元年至

第二十卷

昭公元年至

第二十一卷

昭公元年至

第二十二卷

昭公元年至

第二十三卷

定公元年到五年

引用先孺姓氏  
漢董氏仲舒

第十四卷

定公六年到十年

徐氏述  
何氏休

第十五卷

哀公元年到四年

晉杜氏預  
隋范氏寗

第十六卷

哀公八年到十四年

元凱  
邵公

唐孔氏穎達  
叔佐

武子

一作冲澹

啖氏助  
趙氏匡

伯循

祇傳纂例  
書後所用例語

陸氏淳  
伯沖

伯循弟子

是旨

李氏瑾  
宋孫氏復

明復

石氏介  
王氏沿

守道

祖孫  
明復弟子

劉氏敬  
杜氏謨

聖源

一

孫氏覺  
程氏頤

華老

正叔

蘇氏輒  
楊氏時

中立

龜山

莫氏夢得  
呂氏本中

少蘊

石林

許氏翰  
胡氏鉉

那蜀  
崧老

澠庵

王氏葆	彥光
胡氏安國	東侯
高氏閱	卯崇
陳氏傳良	君舉
呂氏祖謙	伯恭
張氏洽	元德
戴氏溪	肖望
黃氏仲炎	若晦
趙氏鴻飛	企明
施氏孟何	木訥 <small>與首兩同姓列者皆伯音也</small>
黃氏震	東發
呂氏大圭	圭叔
家氏鉉翁	樸鄉
趙氏與耀	則堂
元吳氏激	幼清
陳氏深	草廬
程氏端學	時叔
王氏元杰	子微
鄭氏玉	子美
李氏廉	師山
明汪氏克寬	明德
李氏本	彭山
趙氏恒	明逸
王氏樵	方龍

黃氏正憲	卓氏雨泉	去腐
張氏鴻	天如	

年時月日

正曰春秋之名杜氏錯舉之論確矣然尊史之所由謂春秋以爲名者蓋前古之史與列國之史祇編年紀月日而不書明言推尊史必書四時故得於四者之中錯舉其一以爲策書之名也既以春秋名其書故月日或有不備而四時無不備者其偶闕一二乃後世傳寫脫漏爾○孔曰年時月日四者史之所記皆應其文而春秋之經或時而不月月而不日亦有日不繫月月而無時者或史文先闕而仲尼不益或仲尼備文而後人脫誤史文既有詳畧他國之告亦且有詳有畧若告不以日魯史無由得其日而書之况仲尼從後修之何由而詳之乎既有詳畧不可以爲褒貶故春秋諸事皆不以日月爲例○正曰

一

以日月爲褒貶公穀之例也先儒亦旣辨之矣然其事實有必案年時月日而稽者則其所係甚重也故愚每於日月考之而得舊說之所忽集中間有之

錫歸朝聘

錫子也天子寵嘉諸侯則有錫命然其或曰錫或曰賜皆以命爲言文既不同義當有別有因而予曰錫無因而予曰賜皆以命爲言則以命爲重也或云賜以命圭或云賜以命服物各不同其有辭命以將之則一如昭七年追命衛襄其辭可考僖二十八年策命晉侯雖有大輅等項然云策命則辭命爲重也莊元年錫桓公命因魯主王姬之昏而追錫也文元年周始卽位而錫也惟成八年無事天子或降以殊恩誠爲無因故異其稱曰天子曰賜也○歸餽也有物賜之以示惠但指其物而言故曰歸

歸合歸贈歸賄是也歸之爲言列國亦得用之奉人歸還是也若錫賜則不敢干矣○朝者親君之義稱周之盛時晉侯五年一朝於天子東遷以後諸侯不時朝王者不朝之貶亦不能行於列國故經不書諸侯之朝王而於內之朝又皆因事以書凡以見諸侯之廢朝禮也書齊邾等國來朝尊者又以見小之朝大夫書公如齊晉者見其專事彊國而不能朝京師也宋衛未嘗來朝國勢微則相聘而已○杜曰凡聘皆使卿執玉帛以相存問家曰春秋時爲會爲盟皆非盛世之常典惟聘禮近古王使之使來不皆書有故則書列國之使來不悉書有所褒貶則書魯大夫之聘列國亦不悉書有故則書汪氏克寬曰經書公如他國者朝也書內大夫如他國者聘也故趙子以爲凡內朝聘書如以異外也

二

會遇平盟

周禮大行人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此謂王朝先爲四方之禁約有時會諸侯以發之傳言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正謂此也曲禮諸侯相見于隙地曰會乃謂春秋所書之會諸侯相見者也會而不爲盟者以謀事也會而爲盟者以結其交也兩君相見曰特相會三君以上曰參會眾多曰殷會先孺謂凡書時會盟征伐列國之大事夫子欲作春秋含是無可書矣不得以告惡了却經旨也其書之者謂卽以今時之所尚而論之亦有大中至正之理存焉惜乎其某事失之過某事失之不及某事顯然大悖某事雖微差而卽爲大謬此所謂見諸行事者也

凡會皆書爵以其爲好之事孟子所謂朝廷莫如爵也非書

爵卽爲寔惟孔之會諸侯始尊齊桓爲伯犯不避之罪聖人

則其爵傳而伯一經之楚例也志內之會則曰公會其不

言公而但言會者諱公也志外之會則曰會于某又伐國盟而言會者外爲主而內往從之口及者內爲主而與之偕也○

遇者彷古遇禮而私謀二國各簡其禮若適相值者不使人知其謀也○平者平其忿怒卽傳所云成也國勢相敵而曰平交

相平也小國之從大國而曰平謂戰也以一國而平二國算怨

也凡書平者皆成而未及爲盟之辭○孔曰諸侯各有賓主上

事天子旁文鄰國天子不信諸侯諸侯自不相信則盟以要之

凡盟禮殺牲歃血告誓神明若有違背欲令神加殃咎使如此牲也曲禮曰殺牲曰盟合諸侯者必割牛百取其血歃之以盟

教以盛血盤以盛百爵歃則戎右執其器爲陳其載詞司盟之

官乃北面讀其載書以告日月山川之神旣告乃尊卑以次歃

我右傳敘血以授當歃者今含其血旣歃乃坎其牲加書於上

而埋之此天子會諸侯使諸侯聚盟之禮也春秋之世不由天

子之命諸侯自相盟則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官雖小異禮

則大同趙曰凡盟不日內皆指公也程曰盟誓以結信出於人

情先王所不禁也後世屢盟而不信則罪也高曰凡盟必書地

惟他國大夫來魯盟及魯大夫往他國盟不地蓋各於其國中

故也愚謂列國有盟揆諸禮教信義之世誠爲可鄙然世運既

降當時姦尚之聖人不得不因而書之以著其得失二國盟曰

特相盟三國以上無伯主而盟曰參盟伯主殷會中國諸侯而

爲盟曰同盟書他國大夫來魯盟曰來盟其辭平吾大夫往他

### 國盟曰盟其辭謙

#### 侵伐歸入

正曰昔辰伐晉者毛傳以爲擊諸侯之擅與大意固不出此然侵伐之義歷代傳註無確切者胡氏的可謂釋罪致討曰侵者師掠境曰侵以爲確矣愚謂不然侵亦有督罪若言侵于之彌盜不督其罪而侵且討不可以釋伐孟子言天子討而不伐豈非

不易之論侵亦非濟師齊合八國以侵蔡豈能濟行乎然則何

曰子之伐者攻擊之辭故伐木伐水皆言伐齊氏權謙以爲伐

者周禮之德名引周禮九伐以證之經有三伐而又三閼者三

伐而又言滅者言伐而又言取滅者其下戰閼人取滅而不言

伐者以伐可知也此論甚善侵者近也湯兵瞽言可以言伐而

不可以言侵必質踰其境質被以兵而後言侵楚侵鄖囚其帥

而伐而又言滅者言伐而又言取滅者其下戰閼人取滅而不言

伐者以伐可知也此論甚善侵者近也湯兵瞽言可以言伐而

不可以言侵必質踰其境質被以兵而後言侵楚侵鄖囚其帥